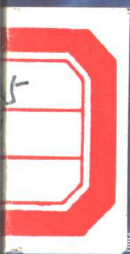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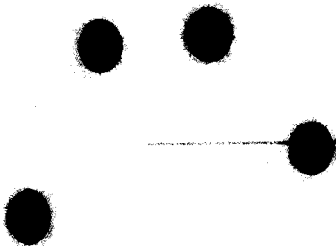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

仁义陷阱

章 编译



仁 义 陷 阱



译
编

章
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向斐等编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2

ISBN7—221—04969—6

I. 日… II. 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20 号

书 名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 4 ——仁义陷阱
编 译 者	张 章
责任编辑	陈 荣
封面设计	日 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6 工厂
规 格	850×1156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4969—6/I·1178
定 价	全五册 65.00 元(每册 13.00 元)

前言

对日本文坛稍知一二的读者，便知贯穿日本文学这条江河有两大支流——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而且素来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如今日本文坛，各种文学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是声誉卓著、擢拔新人最为世人所知的要算“芥川奖”与“直木奖”，前者是迈向纯文学之路的龙门，后者则是通俗文学的踏板。这两种文学奖都由“文艺春秋”社创立于1935年，奖品虽是一只名表，奖金只有区区日币30万元。可是因为“文艺春秋”在日本占有崇高地位，此两大文学奖遂成为迈向职业作家的捷径。即以当代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而论，当年也是在东京租赁一间小屋，苦写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几乎想放弃写作回乡下养猪。孰料30岁那年竟以《苍氓》入选第一届“芥川奖”，结果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日后日本文坛仍以两大支流分设各种大奖，鼓励新人作家投身创作。前不久在纯文学奖方面又设立“三岛由纪夫奖”。大众文学奖则创设“山本周五郎奖”——可见日本文学界仍然不断鼓励后进作家以这些文坛的巨人为榜样，矢志攀越文学的高峰。

属于大众文学一支的推理小说，如果探本溯源，应以美国爱伦坡为开山祖师。日本则以江户川乱步发表《两毛铜

币》，奠定日本推理小说的基石，其后崛起的日本推理小说的名家不下数百位。但由于竞争激烈，有的昙花一现，旋即消失；有的则以源源不断的创作，建立了稳固的地位。诸如横沟正史、高木彬光、土屋隆夫、松本清张、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森村诚一、水上勉、黑岩重吾、夏树静子、斋藤荣……都是赫赫名家。推理小说在日本能够历久不衰，除了客观条件的沃土配合，最重要的还是创作的品质维持极高的水平。这些小说家几乎个个拥有深厚的功力，所以无论内容、铺排、布局、文笔、观察以及对社会的针砭与警世，都能远远超过卑俗的言情小说；而且其逻辑推理之严密，包含着作者的苦心，并不是胡来一通的。这是推理小说能广泛、恒久吸住知识分子及各个层面读者的主因。

战后日本推理小说界，每年单是发表在报章杂志的小说就为数颇为可观。等到岁暮年开，坊间便会出现由名家编选的“推理小说年度选”之类的集子。当然经过严格的汰筛之后，上榜的小说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然而在选择上往往因各种评析的角度不同，有时不免有遗珠之漏，再加上国情、习惯、品味上的差异，对作品的欣赏也是见仁见智的。有鉴于此，我们特请专家以客观的角度，选出公认的杰作。这套《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便是基于这种动机而发的。我们深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经得起考验的精粹作品。其中上榜的作家，在日本都是赫赫名家。虽然风格不同、文笔各异，但水平均臻上乘。相信篇篇都能使读者得到莫大的满足。

在日本文学界，推理小说作为大众文学的一支占据了重要地位。从20世纪下半叶起，名家纷呈，佳作不断，以其各异风格、多样的题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更由于各种奖金的设立起了推波之势，令推理小说始终保持着一流水平。本书精选日本当代最优秀的短篇推理小说，让读者在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案情悬念中充分体验逻辑推理所带来的快感和智慧的启迪。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



目 录

前 言 / 1

种族同盟 / 3

河上漂起一具女尸，警方查明死者身份后很快就破案了。案情虽很简单，但复杂的推理过程却是对智者的考验。

仁义陷阱 / 48

人死了要销户口本来是合法的事，有人却利用销户口做违法的勾当。手法尽管巧妙，但仍然难逃法网。

无底运河 / 78

一个女人死在浴室，几乎是同时，股票市场大幅度下跌，入市公司老板惨遭车祸，真真假假，疑云密布；人心叵测，孰能预料？

保险箱 / 124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制造保险箱的人怎样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黑色陷阱 / 159

老谋深算的商人掉进了美人儿设下的圈套，失了江山，美人儿也没弄到手。

我的血色 / 187

游子重归故里，但在百里之外，却有人想起：他曾干过的一件事……

处斩奸妇 / 208

历史学家柳井在自己家里演了一场戏，表演非常拙劣，但总算实现了离婚的愿望。小说作者的本意是，打算离婚的人别像他那么笨。

前言

对日本文坛稍知一二的读者，便知贯穿日本文学这条江河有两大支流——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而且素来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如今日本文坛，各种文学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是声誉卓著、擢拔新人最为世人所知的要算“芥川奖”与“直木奖”，前者是迈向纯文学之路的龙门，后者则是通俗文学的踏板。这两种文学奖都由“文艺春秋”社创立于1935年，奖品虽是一只名表，奖金只有区区日币30万元。可是因为“文艺春秋”在日本占有崇高地位，此两大文学奖遂成为迈向职业作家的捷径。即以当代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而论，当年也是在东京租赁一间小屋，苦写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几乎想放弃写作回乡下养猪。孰料30岁那年竟以《苍氓》入选第一届“芥川奖”，结果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日后日本文坛仍以两大支流分设各种大奖，鼓励新人作家投身创作。前不久在纯文学奖方面又设立“三岛由纪夫奖”。大众文学奖则创设“山本周五郎奖”——可见日本文学界仍然不断鼓励后进作家以这些文坛的巨人为榜样，矢志攀越文学的高峰。

属于大众文学一支的推理小说，如果探本溯源，应以美国爱伦坡为开山祖师。日本则以江戸川乱步发表《两毛铜

币》，奠定日本推理小说的基石，其后崛起的日本推理小说的名家不下数百位。但由于竞争激烈，有的昙花一现，瞬即消失；有的则以源源不断的创作，建立了稳固的地位。诸如横沟正史、高木彬光、土屋隆夫、松本清张、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森村诚一、水上勉、黑岩重吾、夏树静子、斋藤荣……都是赫赫名家。推理小说在日本能够历久不衰，除了客观条件的沃土配合，最重要的还是创作的品质维持极高的水平。这些小说家几乎个个拥有深厚的功力，所以无论内容、铺排、布局、文笔、观察以及对社会的针砭与警世，都能远远超过卑谷的言情小说；而且其逻辑推理之严密，包含着作者的苦心，并不是胡来一通的。这是推理小说能广泛、恒久吸住知识分子及各个层面读者的主因。

战后日本推理小说界，每年单是发表在报章杂志的小说就为数颇为可观。等到岁暮年开，坊间便会出现由名家编选的“推理小说年度选”之类的集子。当然经过严格的汰筛之后，上榜的小说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然而在选择上往往因各种评析的角度不同，有时不免有遗珠之漏，再加上国情、习惯、品味上的差异，对作品的欣赏也是见仁见智的。有鉴于此，我们特请专家以客观的角度，选出公认的杰作。这套《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精选》便是基于这种动机而发的。我们深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经得起考验的精粹作品。其中上榜的作家，在日本都是赫赫名家。虽然风格不同、文笔各异，但水平均臻上乘。相信篇篇都能使读者得到莫大的满足。

种族同盟

松本清张

日本的推理小说直到战后始提高至世界性水准，而使之脱离部分爱好人士之手，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乃是松本清张之功劳。

1909年生于福冈县的松本清张，经由多年历练，于1952年获得“芥川文学奖”。其短篇小说集《脸孔》亦获得“侦探作家俱乐部奖”。1958年出版的《点与线》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佳作曾刮起以其作品为核心之推理小说旋风。

其作品之一大特色为舍弃诡诈诡计，而以日常生活为立脚点，作为平民的代言者，改变了过去推理小说无视人性的旧作风——以上皆为其对推理小说之最大贡献。

1

—— 个人的不幸往往以细小的事情为契机。

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发生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走廊上。我有事走过该处时，遇见了同行的楠田律师抱着一大包东西匆匆忙忙地迎面走来。我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

“你好像很忙嘛。”

“嗯。我接下太多公诉辩护人的工作了。”

楠田律师腋下夹着用包袱布包着的一大包东西。这里面不用说都是一些诉讼文件。

“你向来就精力过人，总有办法应付吧？”

“应付倒没有问题，只是我有点困难。我住在仙台的母亲病危了。她老人家已卧病多年，这次的情形好像不乐观。我很想回去两三天，只是目前手里的案件有这么多，正在发愁哩。”他脸色忧郁地说。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代劳工作的。

顾名思义，公设辩护是公家为没有财力的人代雇律师为其担任辩护工作的制度。因此，这项律师费简直微乎其微。接这样的工作，除非数量多且处理快，不然实在划不来。常有人批评说，公设辩护人的辩护态度缺乏敬业精神，有时事前连有关文件都不仔细过目，而在法庭上无的放矢的公设辩护人更是屡见不鲜。不过，这也不是全部。楠田是一位有良心的律师，而我也有正义感，想为贫穷的被告出

一点力。

楠田听到我愿意为他代劳，就高兴地把一件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交给我。这就是阿仁连平涉嫌的强暴妇女事件。这件案子的第二次公审将于两天后举行。

楠田在走廊的一个角落将这桩事件的内容简单扼要地告诉了我。听完后，我明白了他指这个事件为“有趣”的意思。他说回头会派人将有关文件送到我的事务所来。

傍晚我回到事务所时，楠田已派人把案子的有关文件送到，而我的助手冈桥由基子正在阅读其中的检察官起诉书。

“大律师，这个案子哪里来的？”她问道。

“是楠田律师交给我办的。你对这件案子有兴趣吗？”我问。

“这个被告可能是无辜的。办这样的案子应该有意思。”冈桥由基子回答说。

冈桥由基子从大学法科毕业后就在我的事务所工作，至今已有四年。她并没有打算将来成为律师，也没有日后以此为业之意，完全是在“玩票儿”。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有关文件档案整理以及编索引等，我一概交由她去处理，而她处理事情之仔细是无可比拟的。她不但对事情的处理非常细微，对文件的阅读更是透彻之极，时常提醒我疏漏之处。这一点真帮了我大忙。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一般头脑的人所能做得到的。目前的她已是我的得力助手。我因为不喜欢秘书这个名称，所以未以此称呼她。

她认为被告可能是无辜的更加深了我对这件案子的兴趣。楠木也说过这是有趣的案子，但我并没有因他的话而

感到兴趣盎然。这是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律师对自己担任的案子多少有些偏见的缘故。可是,既然冈桥由基子如此说,那就一定是这样——我顿时有了预感。

对于担任辩护工作的律师来说,最乏味的莫过于与法官争执量刑问题,或因调查工作不充分而与检察官辩论。死刑还是无罪?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扭转乾坤,以此使自己扬眉吐气,这才是每一名律师的兴趣所在。

我感到昂扬,决定立刻开始阅读阿仁连平事件的有关文件。公审已迫在眉睫,我怎么可以不赶快阅读一下呢?我准备一个人留在办公大楼的事务所里。

平时我会把文件带回家慢慢阅读,可是,我太过于半年前罹患胸疾住进疗养所,我们又没有小孩,所以回到家里也没有人。上下班等于徒劳往返,我真想把家里的床搬到事务所来。

冈桥由基子听说我要加班,就到附近买了一些东西,在小厨房为我准备了晚餐。这个小厨房平时只供烧开水之用,后来在她的安排之下,也可以弄一些简单的饭菜了。

由基子和我一起用完她做的晚餐,收拾妥当,然后照例接受了我对她的再见礼。我这个再见礼是轻吻她的头额和双颊。

“大律师,希望您不要熬到很晚……”

她握一下我的手指后出去。出去之前,她又照例有些依依不舍地在房间里磨蹭了约莫五分钟时间。

确实听到门已关上而她的脚步声消失到楼下去之后,我这才开始看阿仁连平涉嫌抢劫、强奸、杀人事件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警官侦查报告书、现场验证报告书、尸体解剖

鉴定书、证据物件押收报告书、嫌犯口供笔录、参考人供述笔录、起诉书副本等等。

事件内容概略如下：

在东京的西边有条河，宽度大约有二十公尺，水势相当湍急，水中处处突出的岩石不断溅起白色的飞沫。附近一带是相当深的溪谷地，景色非常美丽。每年春天到秋末前，由东京前来此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此地只有一条街道，电车则行驶其旁，而这条路是往昔通向江户运输木炭的路。越往溪谷上流处山林越浓密。

去年3月25日清晨，附近的人发现在离河上吊桥之南端约二三十公尺处的水里浮着一名年轻女人的尸体。该处并非河心，而是靠近河岸，尸体是被水中突出的岩石勾住的。那里有巨大的岩礁露出水面，水流到此被堵住而形成一面死滩。

漂浮于死滩的女人尸体，年龄约莫二十二三岁，身穿红色毛衣和裙子。附近一带是苍翠的树林，河岸为不很深的断崖。这个地方的地形是：旧街道以及电车道都通过北岸，街市也集结于此，相对的南岸则根本未见开发，只有一大片山林而已。因此，游客都会自然而然地走过吊桥到野趣盎然的南岸去。吊桥另一端是Y村，而由途中的岔道上去是神社的所在地山麓。

当地警署的警察们来到后将尸体捞起。死者的手提皮包不知被河水冲走还是被人偷去，并没有在现场附近发现到。尸体的手脚有些擦伤痕迹。死者营养良好而皮肤白嫩，身体略微发福，脸蛋倒长得相当姣美。依据法医的验尸，死后经过时间大约为十四五小时。依此倒算，死亡时间

应该在前日下午 6 时至 8 时之间。死者身上并没有刀伤，颈部也不见勒痕，法医推断死亡原因为溺毙。

因为尸体需要接受解剖，所以被送至立川市的医院，可是，由于不见女人应该带着的手提皮包，因此，无从确认其身份。身上的衣着未能提供这一方面的线索。她并不是当地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当天由东京前来此地的游客。

3 月 24 日这个日子以前来游览为目的来说，时期似嫌过早。只是，这一天是星期六，因此，在○车站（此地惟一的车站）下车的乘客人数较平时多出许多。车站站员说，他记得昨天搭乘下午 6 点的电车抵达的二十名下车乘客当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个女人拿出来自新宿站的车票通过剪票口。当时她有没有男伴，这一点站员倒不清楚。

这个女人的解剖结果终于揭晓。她的胃积满着水，可见果然是溺毙的。此外发现的是她的阴道内留有 AB 血型男人的体液。由于在水里浸泡的时间太久，所以有些地方不甚完整，不过，在死亡前曾经有过性交，这一点是错不了的。内裤上同时也发现有精液印渍。至于是否强奸则不清楚。被强奸时常见到的阴道部周边以及大腿部位的创伤并没有见到。不过，这也不能因此判断死者没有被施暴过。因为手脚部分的擦伤有可能是因抵抗而受伤的。

2

任何人都会想象到的一点是，这个女人应该不可能一个人由东京前来此地游览的。她一定有过男性同伴才对。